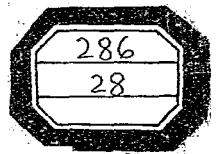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

山東董莊普濟塔口石經

台銘由乳石及根多法者

石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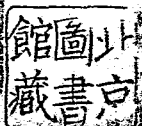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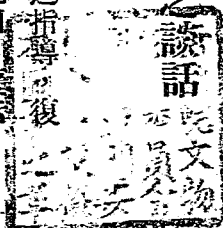
MG
TV 882.1
38

對於山東董莊黃河堵口工程合龍閉氣之談話
及根本治黃之意見

此次祥榕奉命接辦董莊堵口工程，上蒙中央之指導，復承各方之協助，下賴同人之努力，幸於三月二十七日，慶告合龍，四月六日閉氣工作竣事。從此蘇魯災區民衆，得以歸田，不悞春耕，差堪自慰；但回憶以往堵合之經過，與夫未來之隱患，承各界垂詢殷殷，實有不能已於言者：查接辦之初，已成全河奪溜，施工之難，盡人皆知，既封河無法運料，復土凍難以興工，鑿冰通航，人譏笑之，挖凍取土，人非



3 2285 3299 4



議之，實行計劃，毀謗突來，主張引河，復招反對；於百難中，不得不力持鎮定，工款兼籌，堅毅邁進，時歷三月，無日不在荆棘中，而督工尤感艱困，良因堵口工程，以全河奪流爲最難治，鄭工卽其明證。若按舊法，採用稽埽進堵，各河局員兵，現能者固屬甚少，而採用柳石枕堵合法，有經驗者更不多覩，且工程浩大，又非兩者兼用不可。加以由各河局調來員兵，混合一工，既非平素親自訓練之基本工程隊，指揮上極爲不易；而工作艱難，一草一木，一稽一石，籌慮未周，卽足以牽動全工，成敗在一刹那。主其事者，非時時刻刻，全局統籌，眼到口到，手到足到，處處事事，運以精

心果力，不足以言功。榕於此次感受種種痛苦中，更知欲整個黃河治好，必須將三省河局統一起來，另行組織健全之統轄機關；再加以採取財政公開主義，一如此次董工之請國府主計處派會計主任，審計部派稽核專員，財政部派出納監理使會計實行獨立，方能有良好辦法。益進一步言之，非具有殉河之大無畏精神，不能使全河不決口。再換言之，不如此亦不能操堵口必成之勝算。故榕於前次經委會水利委員會會議席上，有如此次不能堵合，事實上不待國家之懲罰，在日觀兩省災民慘痛，以及導淮治江數省江河流域治安關係之重要，必當有以自裁之宣言！當馮樓賈台之役，家母年邁，均

在病中。曾執榕手曰「汝當以國爲重，勿以家爲念，汝當以民爲重，勿以我爲念，則我病必愈」榕前兩次堵口成功者，皆緣於此。今次之奉命接辦董工也，家母又在病中，實未敢再使家母知，但未省視者，已三閱月矣。今幸堵口成功，榕得慶生還，以慰家母，然亦可見我未負民，天不我負。溯自董莊決口，河流乃變南移，故河南所轄南岸之小新堤，東壩頭，蘭考汛，河北所轄南岸之天鵝嘴，冷寨，劉莊，山東所轄南岸之朱口，直至臨濮集，董莊一帶，皆生巨險。今歲之隱患，恐仍在此數處，是皆因決口後，潰水南行，引溜南趨之所致。此榕所以竭力主張堵董莊之口，挑姜莊之河，用江

蘇壩頭延長以挑溜北移，導流歸槽，仍順老河引河下注，行於南有民埝及南堤，北有民埝及金堤，兩層保障之間。河走中泓，非但附近堤岸之險工，得以免除，且適足以減輕上列各險工直受大溜南向冲刷之危險。果能依照日前在汴本黃利會所召集三省河局修防會議議決之辦法，依期辦理，再加各河局亦能抱河決必殉，工款兼籌，日夜猛進不休之真誠志願，當能免去近歲之再遭潰決。惜乎姑以一事以證明之，予不禁爲前途憂！即河北之易南一段段長王尙德也。查王尙德於馮樓貫台兩次堵口皆隨榕在最前綫親自工作，並指揮工兵長夫，冒險猛進，係堵口成功之異常出力有功幹員，而今次又

在前綫東壩，隨榕在極危極險之口門，拋枕搶堵衝鋒成功，挽回大溜，慶告合龍，而又在閉氣工作上身先兵夫，推枕拋袋，化險爲夷，以使閉氣完成，取得首功；乃冀河局竟不加察，明知被調服務董工，竟率爾易其段長之職。而尤堪痛心者，所易之繼任該段段長，並非具有河工技術及經驗人員，使之管理一重要工段之河堤，能不潰決乎？於此更可見各局各段人選之監督考察，亦非有統一管轄機關，不能發生效力也。至於治理黃河標本兼施辦法，榕前已擬具議案，呈蒙中央交由經委會審核；即上游採取造林防沙，中游攔洪緩沙，下游減水分沙，尾閘束水攻沙，而於整個治沙中尤注重於疏

導二字。甚望所擬辦法，得以實現，或有裨益于萬一。惟榕經馮樓，貫台，及董莊三次堵口，神經盡瘁，筋骨勞疲已極，又兼胃疾復發，亟擬遵醫之囑，少事休養，但不卜能否如願耳。謹佈悃誠，用答問者，願海內關心治黃之賢達有以教我，幸甚！黃河水利委員會代委員長兼主辦山東董莊黃河堵口工程事宜孔祥榕。二十五，四，十。

